

中央音乐学院 “十五” “211工程” 教材建设立项项目

#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 理论与方法

编译者 张伯瑜

参与译者

张伯瑜 赵君 王歆  
张瑜 古雅 吴叶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 南方民族音乐学

中国民族音乐学

中国民族音乐学  
中国民族音乐学  
中国民族音乐学

中国民族音乐学

中央音乐学院 “十五” “211工程” 教材建设立项项目

#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 理论与方法

编译者 张伯瑜

参与译者

张伯瑜 赵君 王歆  
张瑜 古雅 吴叶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等编译.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5

ISBN 978 - 7 - 81096 - 216 - 2

I. 西... II. 张... III. 民族音乐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J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580 号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

张伯瑜等编译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A5 印张: 10.5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1096 - 216 - 2

定 价: 25.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 前 言

早在公元前约五百年，中国的孔夫子就开始收集民歌，汉代（前 206—公元 220 年）还有乐府诗，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对音乐的研究从没有停止过，因此，我们有了众多的音乐历史文献。到了 20 世纪初，不仅有王光祈在国外进行研究，还有刘天华等人在国内对河北吵子会、北京天桥的民间音乐进行“田野工作”，为此，刘天华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20 世纪 50 年代，杨荫浏等前辈开始大规模地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收集与整理，对中国音乐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与研究，开创了民族音乐学的先河。各音乐院校中所建立的音乐学系，使得一大批中国专业音乐学者逐渐成型。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以外的民族民间音乐，使中国学者的研究更具有了西方概念下的“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即研究自身民族以外的民族民间音乐）。

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中，从 20 世纪中叶非西方学者的兴起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因为这一现象改变了西方民族音乐学原有的定义。这些非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整体上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他们主要研究自己的音乐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一下子进入到音乐之中，缺少对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思考。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其定位从一开始便集中在了对音乐结构规律的揭示和为音乐创造提供基本素材与方法。这样一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为音乐创作的附属，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发展，也是一种“古为今用”。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如果从传教士们的工作开始算起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德国的比较音乐学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当民族音乐学的中心移到美国后，其研究的方法发生了变

化，由“比较”的含义变成了“文化”的含义，并由此而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反思。他们在从事着什么事业；应该怎样去从事这个事业，这个事业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在哪里，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引发出了大量的对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形成了西方民族音乐学具有整体性质的理论与方法的框架结构。虽然中国人进行了数千年的音乐研究，但是当我们接触到西方的这些理论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似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们所思考过的是怎样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但我们自己与民间艺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我们的录音录像是否对原生态具有破坏性，我们的音乐分析与作曲技术理论的音乐应有什么样的不同，音乐含义怎样随时间地点而发生变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关心。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部分中国学者到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在国外收获最大的似乎就是了解到了这方面的某些信息，并把这些信息引进到中国来。因而，在中国的出版物上有了部分此方面的翻译文章和著作。有些院校还把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独立专业而单独招收研究生。

本人曾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开设“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课程。尽管我国发表或出版了部分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文献，但是，本人一直认为学习这种理论最好还是阅读原文。大家都学过英文，阅读原文对促进英文水平的提高也有好处。但是，在教学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学生难以完成阅读量，中英文夹杂在一起讨论起来也不方便。所以，现在本人改变初衷，把部分文献翻译成中文，作为本课程的教材。但是，我还是想强调，阅读原文仍然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在每一篇目后的“进一步参考文献”中所列举的仍然是原文文献。虽然这里所选择的几篇文章发表的年代较久远，但还是能够展示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思想和发展过程。如果今后有机



会，本人很想再翻译一本最新的理论，作为此集子的补充。在全部文章翻译、校对、编辑完成之后，我想在此作几点说明：

1. 本书所翻译的文章中，第8、12、13三篇文章曾作为课程结束时的考试文章由选课学生分段翻译。在后来的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这些学生们的译文，发现穆谦等人翻译的个别自然段还是可用的。

2. 版权是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问题。这一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到出版社、著作人、版权人等诸多方面，联系起来非常困难。该书中所选用文章的大部分都得到了版权人的授权。但仍有如下情况需要说明：（1）布鲁诺·内特尔的文章《在我看到乐谱之前什么也不能说》（“I Can't Say a Thing Until I've Seen the Score”）和《你永远不能理解这种音乐》（“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This Music”）出自作者专著《民族音乐学研究：29个问题和概念》（*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Urbana /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而作者最近又出版了此书的第二版，其中增加了两章，另外对其他固有章节进行了修订，题目也改为《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问题和概念》。新版的中文翻译版权已授权给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本人得到了作者及上海音乐学院的版权认可，但考虑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利益，还是把这两篇文章进行了编译，取消了部分章节，文章中的乐谱也采用了不完整的形式。（2）第三章所用玛西亚·赫尔顿和诺尔玛·麦克雷奥德的文章《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手册：导言》（“Introduction.”引自 *Field Manual for Ethnomusicology*. Norwood, Pa.: Norwood Editions. 1983: 1-8），由于第一作者已经去世，第二作者无法联系，出版社也已不存在，所以无法联系到版权人。（3）第五章，安东尼·西格的《音乐民族志》（“Ethnography of Music”）；第九章，马克·斯洛宾的《伦理道德问题》（“Ethical Issues”）；第十三章，日内

维·杜尔农的《乐器学》(“Organology”), 本人为此三篇文章与版权人多次联系, 但未得到回答。前两篇作者均以口头认可, 第三篇作者无法联系。本人曾与法国民族音乐学会联系, 寻求该作者的联系方式, 也未得到答复。

3. 本人感谢翻译中的合作者和给予了大量帮助与支持的朋友们、家人们。赵君、王歆、张瑜、古雅、吴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给予了尽可能的配合; John Winzenburg (美国 Agnes Scott College 音乐系) 在英文的理解上给予了有价值的帮助; 林静和 (意大利留学生,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 在拉丁文、德文书籍标题的翻译上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 Eric Charry (美国 Wesleyan 大学音乐系) 在法语书籍标题的翻译上给予了有价值的帮助; 我的家人在此书的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怀与帮助。

最后, 还要感谢读者们和本教材的使用者们对书中的问题提出帮助与批评, 毕竟, 本人英文水平有限, 翻译中肯定有许多问题, 望能够得到指正。

编译者

2006 年 1 月

(19 Fairview Ave. Middletown)



# 目 录

## 一、民族音乐学的定义 ..... ( 1 )

引用文章:《民族音乐学: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与定义》(“Ethnomusicology: Discuss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引自 *Ethnomusicology* 60 / 4: 107 - 114。作者:阿兰·梅里亚姆 (Alan P. Merriam); 翻译:张伯瑜、王歆

## 二、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民族音乐学家的工作 ..... ( 17 )

引用文章:《民族音乐学:定义、方向及问题》(“Ethnomusicology: Definitions, Directions, and Problems”); 引自 *Music of Many Cultures-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Elizabeth May).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 - 9。作者:布鲁诺·内特尔 (Bruno Nettl); 翻译:张伯瑜、张瑜

## 三、田野工作 ..... ( 35 )

引用文章:《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手册:导言》(“Introduction”); 引自 *Field Manual for Ethnomusicology*. Norwood, Pa.: Norwood Editions. 1983: 1 - 8。作者:玛西亚·赫尔顿、诺尔玛·麦克雷奥德 (Marcia Herndon & Norma McLeod); 翻译:张伯瑜

## 四、民族音乐学的记谱问题 ..... ( 47 )

引用文章:《在我看到乐谱之前什么也不能说》(“I Can't Say a Thing Until I've Seen the Score”); 引自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Urbana /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65 - 81。作者:布鲁诺·内特尔 (Bruno Nettl); 编译:张伯瑜、赵君

五、音乐民族志理论 ..... (75)

引用文章:《音乐民族志》(“Ethnography of Music”); 引自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Helen Meye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2: 88 - 109。作者: 安东尼·西格 (Anthony Seeger); 翻译: 赵君、张伯瑜

六、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分析 ..... (100)

引用文章:《音乐分析的普遍有效性》(“Universal Validity in Musical Analysis”); 引自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United Kingdom Chapter) 12: 13 - 22。作者: 约翰·布莱金 (John Blacking); 翻译: 张伯瑜

七、民族音乐学的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 ..... (123)

引用文章:《你永远不能理解这种音乐》(“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This Music”); 引自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Urbana /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259 - 269。作者: 布鲁诺·内特尔 (Bruno Nettl); 编译: 张伯瑜、古雅

八、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 ..... (144)

引用文章:《民族音乐学研究与人类学》(“Ethnomusicological Research and Anthropology”); 引自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 1974: 99 - 117。作者: 诺尔玛·麦克雷奥德 (Norma McLeod); 翻译: 张伯瑜

九、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 (179)

引用文章:《伦理道德问题》(“Ethical Issues”); 引自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Helen Mye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2.: 329 -336。作者：马克·斯洛宾 (Mark Sl-obin); 翻译：王歆; 校对：张伯瑜

十、音乐语境 ..... (195)

引用文章：《语境和演奏》(“Context and Performance”); 引自 *Music as Culture*. Point Richmond, CA: MRI Press, 2nd edition (pa-perback) 1993: 25 -51。作者：玛西亚·赫尔顿、诺尔玛·麦克雷奥德 (Herndon, Marcia & Norma McLeod); 翻译：吴叶、张伯瑜

十一、认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 ..... (214)

引用文章：《认知民族音乐学》(“Cognitive Ethnomusicolo-gy”); 引自 *Cultural Cognition in Music*. Turku University, Finland 1991: 5 -32。作者：皮尔科·莫依沙腊 (Pirkko Moisala); 编译：张伯瑜

十二、音乐图像志 ..... (231)

引用文章：《音乐图像志》(“Iconography”); 引自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Helen Mye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2: 238 -244。作者：提尔曼·西巴斯 (Tilman See-bass); 翻译：赵君; 校对：张伯瑜

十三、乐器学 ..... (247)

引用文章：《乐器学》(“Organology”); 引自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Helen Mye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2: 245 -300。作者：日内维沃·杜尔农 (Geneviève Dournon); 翻译：张伯瑜、张瑜

附录1 民族音乐学古典文献之一 ..... (275)

引用文章：《论各种民族的音阶》(“On the Musical Scales of Various Nations”); 引自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33 (1885):

485 - 527。中文版本：《论各种民族的音阶》，方克、孙玄龄（翻译）。载《民族音乐学译文集》，董维松、沈恰（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1 - 29。作者：〔英〕A. J. 埃利斯（Alexander J. Ellis）；翻译：方克、孙玄龄

附录 2 民族音乐学古典文献之二 ..... (300)

引用文章：《乐器分类表》（“Classifica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 Originally in German as “Systematik der Musikinstrumente. Ein Versuc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aines, Anthony and Klaus P. Wachsmann）；引自 *The Galpin Society Journal* 14（1961）：3 - 29（German version published i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1914）：553 - 590）；中文版本：《乐器分类表》，俞人豪（翻译）。载《民族音乐学译文集》，董维松、沈恰（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113 - 120。作者：〔奥〕霍恩博斯特尔、〔德〕沙赫斯（Hornbostel, Erich M. von & Curt Sachs）；翻译：俞人豪

附录 3 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文献 ..... (308)

引用文章：《辅助材料 I：民族音乐学研究文献资料》（“Reference Aid I: ‘Research Resources in Ethnomusicology’”）；引自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edited by Helen Mye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2：403 - 422。作者：杰尼福·伯斯特（Jennifer C. Post）；编译：张伯瑜

## 一、民族音乐学的定义

“Ethnomusicology: Discuss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Alan P. Merriam

*Ethnomusicology* 60 / 4: 107 - 114

### 民族音乐学：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与定义

作者：阿兰·梅里亚姆

翻译：张伯瑜、王歆

在最近的一篇名为《新美国考古学》的文章中，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R. Caldwell）指出了美国考古学中研究焦点的转移，并认为：这种转移正在给考古学领域带来新的认识（Caldwell, 1959）。他谈到，早期的考古学更关注于“对考古遗址和史前文化的描述，把考古数据作为独立的事物并加以强调，而不太注重在不同的方式下所观察到的这些数据的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对考古场所的细致挖掘和记录每一个可捕捉到的证据都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些数据可引发出进一步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正是为什么要进行考古挖掘的首要原因”。然而，在美国，新考古学则倾向于更多地关注文化的进程，对史前文化内容的描述正在逐渐地减弱——以前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对事物和文化的识别——而现在我们对文化过程和文化环境的识别更感兴趣。

引用一篇美国考古学的文章作为这篇讨论民族音乐学范畴与定义的文章的开头似乎有些奇怪。然而，在新旧考古学的类比

中，以及新旧比较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的类比中明显地显示出了同样的现象，所以，引用这篇文章就不令人觉得奇怪了。不仅如此，在考古学中已经发生的和在民族音乐学中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任何学术领域中学科发展的一种反映，使其学术术语的内涵更加精确，因此，开始使这些学科从比较具体的和狭小的范畴发展成更为广泛的和概括性的范畴。在考古学中已经被引用的方法，几乎能在民族音乐学中被重新引用。很明显，在我们的领域中，所关注的问题也大为扩展了，这能使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和为什么去研究。

我们所了解的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展示出了该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研究焦点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合适的领域。像考古学一样清楚，我们已经稳步地朝着越来越广泛的问题去思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风格去理解音乐，而且是把音乐作为一种人类现象去理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还没有像考古学一样走得那么远，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兴趣正朝这个方向转移。所以我们认为，应重新去讨论和定义我们的领域。在过去，大多数的讨论都把其限定得过于狭隘，而现在，我们应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定义。

在这里不去论及民族音乐学历史发展的细节，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了（Nettl, 1956; Kunst, 1955）。我们可以说以前的研究强调旋律和音高现象的分析，包括音阶、音程和调式系统的研究；这种研究也涉及到音乐起源的理论，其音乐能够在当代所谓的原始部落的音乐中被观察到。当然，强调音乐结构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对大量的材料加以整理，必须建立分类法。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领域中的早期工作者并没有忽视结构以外的其他问题。例如，霍恩博思特尔的参考目录（Anon, 1954），很清楚地展示了他思考的广泛范围，其中，



覆盖了纯音乐结构以外的很多音乐问题。尽管我们可以根据音乐的特征来确立音乐的区域，也不能说我们的分类法很完善（Nettl, 1954; Merriam, 1959），把音乐所有要素用特殊的方式统筹的方法还了解得不多。然而，实际上，那些民族音乐学早期学者所做的工作——即把主要的焦点放在他们所研究的音乐结构的分析上——至今仍然延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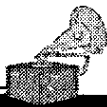
随着内特尔称之为美国学派的逐渐形成（Nettl, 1956: 28），在强调音乐结构这一重点之外又加入了一个新的重点，即强调音乐与文化的联系，这一点由孔斯特在1955年提出（Kunst, 1955: 9），并被迅速地接受。比较音乐学这门老的学科被重新命名为“民族音乐学”，这样就强调了一个事实，即音乐不仅仅存在于自身之中或独立存在，而是作为人类行为整体的一部分。

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已经发生的事情使人们逐步意识到，对音乐的研究是很广泛的，不仅仅是关于音乐本身形式的描绘和分析。对于这一点，可以再次参考本文开始所引用的有关考古学方面的情况。然而这种更为广泛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直存在着的。今天的民族音乐学正越来越多地被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所引导，它们之间的联系早在1950年就已经被霍恩博思特尔（Hornbostel, 1905: 86）和其他的一些学者所强调；巴思科姆（Bascom）关于民俗学的阐述同样适用于音乐，我们可把他所说的“民俗学”换成“音乐”：“（音乐）在人类学中被研究是因为它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悠久传统和习俗的一部分，是社会遗产的一部分。按照形式与作用，或是与文化其它部分的相互关系，音乐的分析可以采用与分析其它习俗与传统相同的方法。音乐反映着发展与变化的问题，所以当你要研究音乐时，同样要研究传播、创造、接受或拒绝、融合等过程。诸如文化的其它方面一样，音乐能被用来研究这些过程，或是用来研究文化传播、模式、文化与环境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个体间的关系。”（Bascom, 1953: 286）。

这一领域早期所强调的结构分析模式，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程式化地对地理性特征和风格性特征等方面进行描述，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现在。吉尔曼（Gillman）在1909年阐述了一种新的想法，他认为要研究包括原始的和东方的等不同的外来音乐形式；宾格汉姆（Bingham）又加入了达尔马提亚（Dalmatian）的农民音乐（1914）。这种方法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即强调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是除了西方传统音乐以外的所有音乐。所以，“（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目的是对所有非欧洲（音乐）之间普遍性、或是特殊性音乐特点的比较研究”（Schneider, 1957: 1），或者是“研究西方文明之外的音乐的科学”（Nettl, 1985: 1）。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如果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解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音乐形式的分析，那么原来的定义中只强调研究音乐类型就不适用了。

在此认识上的进步，可从本刊物发表的许多文章中体现出来，这些文章恰当地强调了音乐研究应向更广泛的视角发展。威拉德·罗德斯（Willard Rhodes）也持相同的观点，尽管他仍然倾向于把所研究的音乐聚焦在“近东、远东、印度尼西亚、非洲、北美印第安和欧洲的民间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和舞蹈”（Willard Rhodes, 1956: 3-4）。后来，考林斯基（Kolinski）反对把民族音乐学定义为“非欧洲音乐的科学”，并且令人信服地指出：“民族音乐学和普通音乐学之间的不同不在于覆盖地域上的不同，而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同。”（Kolinski, 1957: 1-2），然而他没有继续去给该领域以具体的界定。曼特尔·胡德（Mantel Hood）在美国音乐学会的会刊中发表了她的定义，在定义中加入了“民族”这个前缀，暗示着“（民族）音乐学是一个知识的领域，它是把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物理的、心理的、美学的和文化的现象来进行调查研究。（民族）音乐学家是一个研究学者，它的目标主要是关于音乐的知识”（Hood, 1957: 2）。对于这样的定义可能有一点





小的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胡德所指出的民族音乐学是从姐妹学科借用过来的。最后，蔡斯（Chase）指出：“目前的重点是关于当代人的研究，无论他属于什么社会，原始的或是文明的，东方的或是西方的。”（Chase, 1958: 7）

思考这些问题，可引导我得出一个民族音乐学的新定义：民族音乐学不只是研究非欧洲的音乐，而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换句话说，我认为音乐不仅仅可以从音乐家和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研究，而且也可以从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研究。更进一步讲，目前从文化人类学的领域来看，我们的基本动机是把音乐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普遍现象来进行研究。用这种方式来定义民族音乐学就不能否定它与美学和人文学科的主要联系，而且应该说我们对某些人对音乐的基本理解是依靠于我们对其文化的理解，音乐在什么地方演奏，以及音乐作用的表现方式。通过这种理解，我们能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理解结构是什么，音乐如何来达到我们所寻求的美学观念。

上述观点或许可以通过一个民族音乐学家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在实验室中，还是在田野环境下——来进一步说明。对我来说，民族音乐学中的任何研究都能被归纳为三个主要阶段，有时其中一方面比另两方面显得更为重要：（1）在田野中收集材料；（2）记谱和分析；（3）把已获得的结果运用到相关的问题中去。在这里我想讨论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三阶段。

让我们暂时设想我们所要研究的最为重要的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其中包括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假设、理论根源、有效的历史材料的研究等问题。这时候，研究者已经在田野中，并且已经准备好开始研究了。首先，他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根据想要得到的结果，他的研究可以分成两种：普遍性的和深入性的。在普遍性的研究中，学生们对获取广泛多样的文化材料更感兴趣，这将引出对大范围的社会音乐区域分布的总体概